



南通灯塔

◎尤宁

紫琅诗会

东西岩

◎低眉

软软的水,身体里含着矿物质
在层层叠叠的山里流来流去
有时又静止,若翡翠。

“冷翡翠”的午后

我们和山都知道
水不只是那样的东西

任何事物,当它一旦开始流动
便拥有了动能和势能

有能量的东西
都会变硬

午后,踞在东西岩脚下
是水,是翡翠,是猫咪,是兽

小赤壁

◎低眉

爱上一座山
你要深入它的内部
面壁。面水。

面草木。
面重叠里来往的古人。
面冬。

面幽深。
爱上小赤壁
不踩痛它的梦

只有空空的风配与我对饮(外一首)

◎陈辉

此刻面窗,静静的
四野茫茫都是我的
一切与生命有关
抑或无关
都给了我思索的权力

我将一杯红酒高高举起
在天之下,厚土之上
岁月的结节
微笑地注视着前方

空空如也的风一身洁净
我抬起头寻找它的所在
在,或不在
一些故事简洁明了
此时,只有这空空的风
配与我对饮

请把春风放进来

春风来时
脚步轻而又轻

总怕
惊醒每一朵花的梦
我们必须
将春天的门打开一条缝
将窗台上的帘
卷起来
给春风足够的信心
放它进来
放它接近我们
卸下洋装直迎甜甜的气息

温泉载不动许多愁

◎刘白

尽管温泉源头的水温还是四十几摄氏度,但原来杨贵妃沐浴的地方已经不见雾霭蒸腾、不闻香气四溢。只见游人摩肩接踵,徘徊于此,想象着国色天香“春寒赐浴华清池,温泉水滑洗凝脂”的香艳场景。再华丽的夜宴总有散场的时候,再美好的春梦总有梦醒时分。站在华清池畔,有人觉得流水温热充盈,而我却总觉得华清池的水凝滞得有些沉重,凝重得载不动许多愁。

当盛唐的钟声敲过,有些衰微的迹象如同唐明皇脸上的皱纹一样难以掩饰。终于,安禄山,那个当初得到莫大信任的胡儿敲响了大唐由盛向衰的钟声。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好景不再,为了活命,君臣一路西行,“九重城阙烟尘生,千乘万骑西南行。翠华摇摇行复止,西出都门百余里。”只一个

小小理由,就让杨玉环再无生还可能,“六军不发无奈何,宛转蛾眉马前死。花钿委地无人收,翠翘金雀玉搔头。”与江山相比,杨贵妃不再金贵,尽管君王不舍,但“君王掩面救不得,回看血泪相和流。”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,大体意思是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摔碎在地,让人痛惜。杨玉环就是个标准的悲剧,而且也没有逃出红颜祸水的魔咒。

想起温泉的水,想起“云鬓花颜金步摇,芙蓉帐暖度春宵”的日子,杨玉环是恨是惜是痛,不再重要,但让她“马嵬坡下泥土中,不见玉颜空死处”已是太沉重,还要让她背上亡国的罪名,真是太过分。

杨玉环不是第一个,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背上这样骂名的人。褒姒为西周的灭亡、妲己为商的灭亡背上了千古骂名;张丽华为陈后主唱

《玉树后庭花》,成了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代言人;陈圆圆因美丽,成了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极致标本,吴三桂因为陈圆圆的原因,打开边关大门,引清军蜂拥而入,短命的大顺朝在大明朝灭亡后不久,也在清军的铁骑横扫下几十天就宣告灭亡。

可把一个国家灭亡的缘由归结于这些绝色美艳的女人,说一个美艳的丽人就能让一个国家亡国,未免让她们的背负太沉重。须知,隔江犹唱后庭花,不是商女、宫女、妃嫔自己想唱的,而是独占江山的执政人——皇帝及其大臣要她们唱的。皇帝自己连江山都不要了,还怨得了毫无发言权的女人吗?

在这温暖如春的温泉边,我想到的竟是——“温泉载不动许多愁”这样的句子,未免让人觉得沉重了一点,但我不是故意要让你沉重的。

香橼树

◎华明玥

玉兰一瓣

在乡间,散步的路上可以看到果实累累的香橼树。正在门口溪水中洗衣的老妇,上得坡道,踮起脚尖,捡最大的香橼采了三个,捧到我手中。老妇笑吟吟对我说:“多摘点,回去用蜜腌渍了,就可沏香橼茶喝了。”我在老妇眼角的笑纹上,看到我外婆的影子。

没错,20世纪40年代曾是大户人家小姐的外婆,后来嫁给了贫寒的外公,靠着做各式各样锱铢必较的小生意,包括卖炒货与自己用菜刀切的芝麻糖,带大了三女一男四个孩子。最困难时,她的两个孩子在远方插队,她的收入,买完米油,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大版邮票,心急火燎地给远在大西北的心灰意冷的孩子写信。她总要在信上给孩子新希望:江南的小红萝卜下来了,她承诺要给孩子做五香萝卜干;螃蟹要下来了,她承诺给孩子寄蟹粉猪油;孩子埋怨大西北缺乏水果与蔬菜,外婆便想到把香橼树苗种到大运河的河岸荒地上去。三年,香橼真被她种成了。

到了深秋,外婆借两个大箩筐,把河岸上的香橼都采了,挑了回来。大部分香橼洗净,横切成薄片,在大团匾中吹干表面水分,紧接着外婆拿出珍贵的糖,一层糖一层香橼片,紧紧码好,在大陶瓮里密封一夜,再将这些充分糖渍的香橼片平摊到大团匾中晒。一直要晒到抓起来硬铮铮,丢在碟子里当当响,而后,外婆开始缝制邮寄的小布包:她要把这些香橼片寄到正在冰天雪地中鬲河泥、种小麦与青稞的孩子手里。“这样,他们就能喝上又香又暖,还能补充维生素的果茶了。”另一部分香橼,外婆就把它们摊放在盘子上静待后熟。每个盘子上放八九枚香橼,满屋都是清冽又扑鼻的芬芳。

外婆这一生大起大落,17岁前,半条街的娘家商铺,伙计们都喊她“大小姐”;结婚后,她不得不成为卖炒货和香烟的小贩;后来又在里弄办的小厂中,成为一名两手都是机油味的女工;最后,她在为居民打酱油的小店中退休。她似乎从未抱怨过什么。她嫁了个像木桩一样寡言少语的男人,书生意气,遇到事只会往她背后躲,家中买100块煤饼,也挑不动,要她一起去挑,她也并无一丝怨怒。外婆也从不计较她这一辈子为家族、为后辈付出了多少,她只是深信,一条河要不断地朝前走,才可能冲刷出深深的河床,汇聚无尽的溪流与雨水,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,直到面见大海。

从起了在运河边种树的念头,到从乡下以板车载了树苗回来种,她只花了三天时间;从运河边将香橼摘回来,到晒出可泡茶的果干,她花了十天时间;而劝说两个在外插队的儿女一定要把“书读起来,就像在大风中拢住一粒火星”,她分别花了八年和十年。孩子们放下锄头就在1978年考上大学,这当然是外婆完全没想到的。但小舅和三姨从痛苦与迷茫中觉醒,我以为,与外婆花掉的几十版邮票息息相关。外婆离去多年,那些运河河岸上的香橼树还在,每次回到故乡,外婆若有所思的声音就会回响在耳边:这些香橼,听到过拖船的声音、船上人网鱼炒菜的声音,听到过源源不尽的水声。它们的味道,比佛手还要好闻。不知为什么,闻到它,觉得这辈子有再大的沟坎,都会心平气和地过去。